

## 武松殺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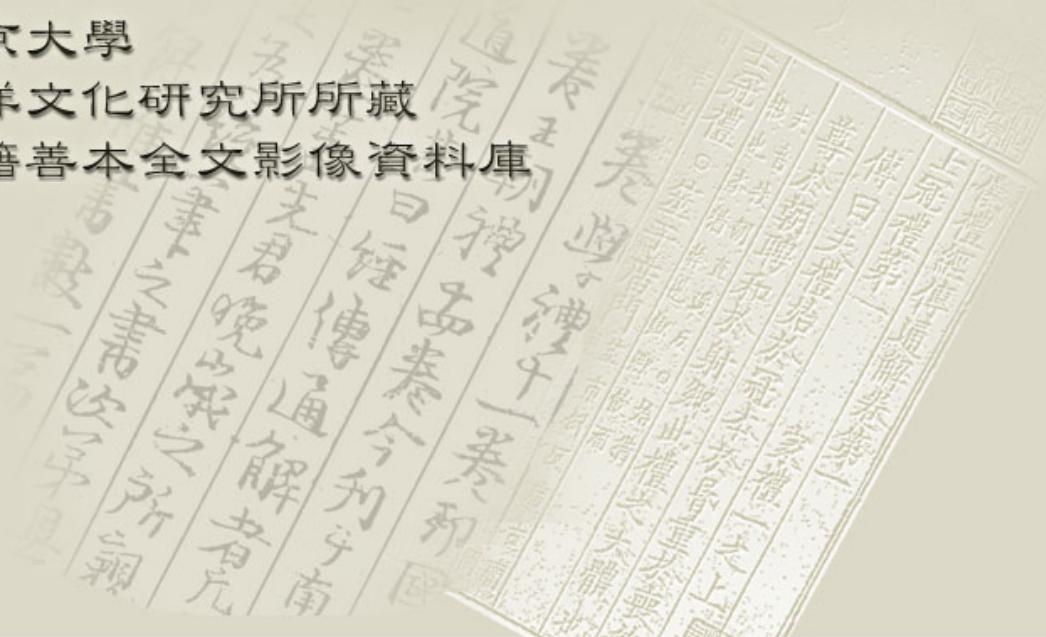
吳縣陸衣言編校

一日，武松走出陽穀縣前來閒玩，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覲我？』武松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裏？』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專要吃酒，醉了便和人相打，時常吃官司，教我要隨衙聽候，不曾有一個月清淨，常教我受苦；這個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屁？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個。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個猛虎？這武大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武松殺嫂一卷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所收)

撰者 陸衣言 編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8

編號 D8631009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1009](#)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武松殺嫂一卷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所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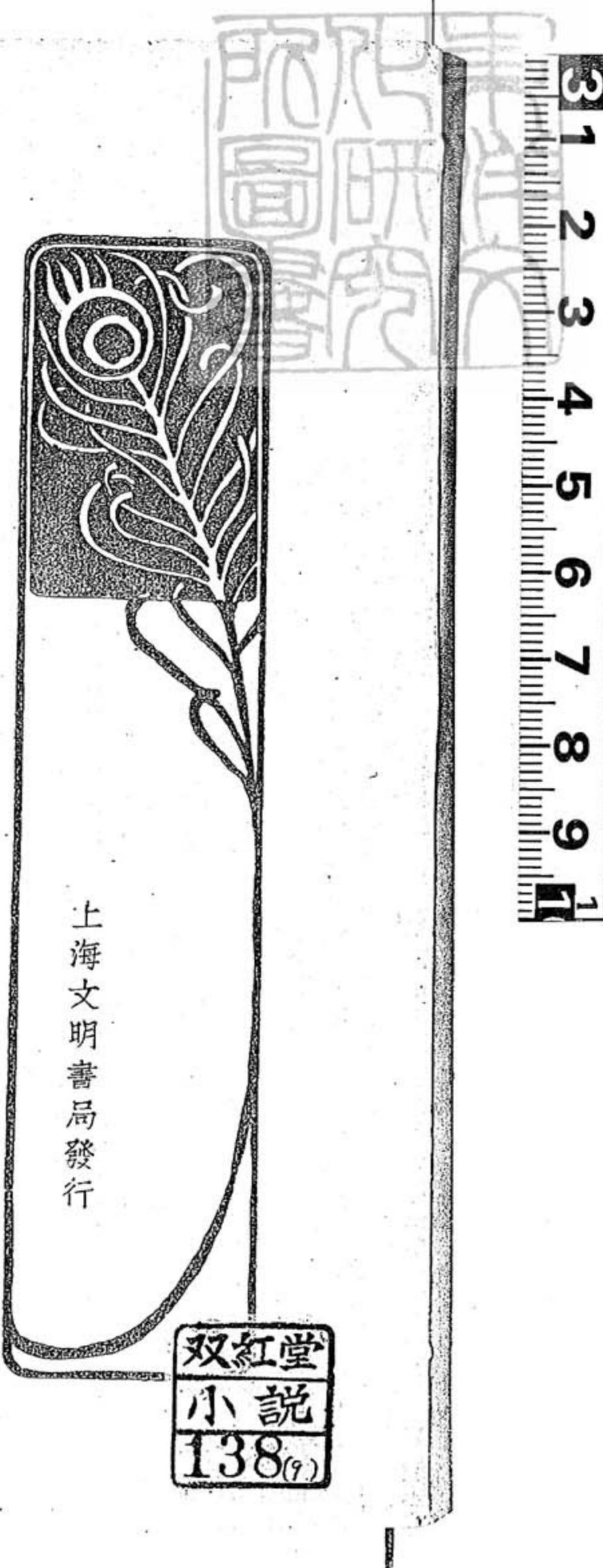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

# 武松殺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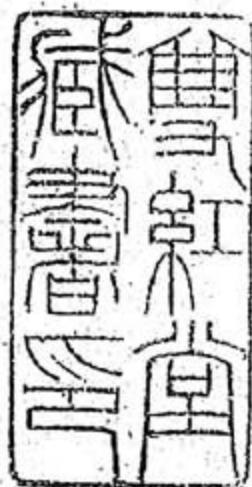
陸衣言編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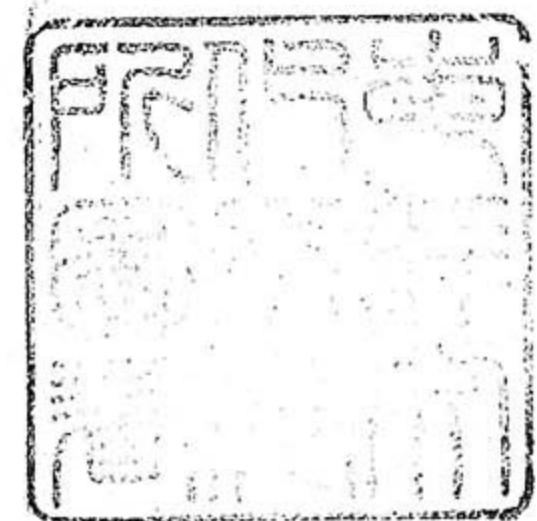
標點繪圖小片說

# 武松殺嫂

陸衣言編校



上海文眞局發行



科 1996.9

武松殺嫂

吳縣陸衣言編校

一日，武松走出陽穀縣前來閒玩，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覲我？』武松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裏？』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專要吃酒，醉了便和人相打，時常吃官司，教我要隨衙聽候，不曾有一個月清淨，常教我受苦；這個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屁？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個。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個猛虎？這武大



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諱名，叫做三寸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個大戶人家，有個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喚做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這女使只是要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個大戶，以此記恨於心，却倒賠些粧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家裏薅惱。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矮小，人物猥瑣，不會風流；他倒無般不好，爲頭的愛偷漢子。那武大是個懦弱本分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上相會。

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知縣，參他做個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個灣，來到一個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子開處，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的叔叔在這裏，且來廝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便出來道：「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裏面，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道：「叔叔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推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

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人道：「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有個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一要奴家同去看一看。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不曾看見。原來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三個人同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得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個，也不枉了。爲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據着武松，

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人道：『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有個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要奴家同去看一看。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不曾看見；原來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三個人同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得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個，也不枉了爲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據着武松，大蟲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氣力……說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來我家裏住……不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裏！』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裏幾日了？』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在那裏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那婦人道：『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士兵服侍。』婦人道：『那等人服侍叔叔，怎地顧管得？』

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不强似這夥  
腌臘人叔叔便吃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嫂嫂』那婦人道『莫不  
別處有嬌嬌可取來廝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又問道『叔  
叔青春多少』武松道『武二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  
裏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不想却搬在這裏』  
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裏住不得，  
搬來這裏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  
似武二撤濶』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  
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武松道『家兄却不到  
得惹事要嫂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太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放在廚  
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  
這裏坐地却教我撇了下來』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

壁王乾娘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央了問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菜蔬之類，隨卽燙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個人坐下。武大燙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直願上下燙酒，那裏來管別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道：『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吃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那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武大又是個善弱的人，那裏會管待人？那婦人吃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當日吃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吃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教我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請叔叔來家裏過活，休教鄰舍街坊道個不是。』武大道：『大嫂說得是。二哥，你便搬來，

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裏專望。』

武松別了哥哥，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個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裏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你可每日來縣裏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并前者賞賜的物件，叫個土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裏。那婦人見了，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叫個木匠，就樓上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牀，裏面放一條桌子，安兩個杌子，一個火爐。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分付土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

次日早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揩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裏畫卯。那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個歸來吃飯，休去別處吃。』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畫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裏，那婦人洗手剔甲，齊

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桌兒吃了飯，那婦人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吃。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縣裏撥一個士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服侍了別人。便撥一個士兵使用，這廝上鍋上竈，也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將家裏來，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饊茶菓，請鄰舍吃茶。衆鄰舍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都不在話下。

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裳。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頑羹頑飯，歡天喜地，服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直漢，却不見怪。

＊

＊

＊

＊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是十二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裏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大雪來。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不止。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央及隔壁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撩鬪，不信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個，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揭起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憂念。」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鶲哥綠綺絲衲襖，入房裏搭了。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便是縣裏一個相識，請吃早飯，却纔又有一個作東，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綏鞋，掇個杌子，自近火邊坐定。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關了，



推一人婦把並酒殘翻撥松武

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

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閨動春心，那裏按納得住？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四五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那婦人起身去燙酒，武松自在房裏拿起火筋簇火。那婦人燙了一注子酒，也來到房裏；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揷，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怕冷？』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也不應他。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筋，口裏道：『叔叔不會簇火。我與叔叔撥火，只要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聲。那婦人慾心似火，不管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筋，却篩

却搬些按酒菓品菜蔬，入武松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吃。』婦人道：『那裏等得他來！等他不得！』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自燙酒正當。』婦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婦人也掇個杌子，近火邊正坐。火爐邊桌兒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來，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飲個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婦人吃，婦人接過酒來吃了，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鬟半顰，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個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一個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那婦人道：『他曉得甚麼？曉得這等事時，不賣炊餅。』

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裏認得是嫂嫂，拳頭却不認得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撥開了杌子，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耍子，不直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盞碟，自向廚下去了。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

天色却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廚下，見老婆雙眼哭得紅紅的。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做聲，吃鄰舍家笑話！』

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皮靴，着了上蓋，帶上氈笠兒，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武大回到廚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出去！我也再不許你留這廝在家裏宿歇！』武大道：『他搬出去，須吃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吃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活，我却做不得這樣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土兵，拿着條扁擔，逕來房裏，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武大趕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自繇我自便去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吶吶的罵道：『却也好，人只道一個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哥，

却不知反來嚼咬！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了眼前！」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又放他不下。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教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

\* \* \* \*

撚指間，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賺得好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使用，謀個陞轉，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得！』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個親戚，在東京城裏住；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捎封書問安，則個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

曾到東京，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不在話下。

且說武松領下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叫了個士兵，却上街來買了一瓶酒，并魚肉菓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士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廝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廝一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匀粉面，再整雲鬟，換些豔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處尋。』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個人來到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掇個杌子，橫頭坐了。士兵擺將酒肉上樓來，擺在桌子上，武

叮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肚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撈不出的醜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顛色不牢，大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個個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要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杯。」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扶梯上發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却不然『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說有甚麼阿叔，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烏撞着許多事！」哭下樓去了。那婦人自粧許多奸偽張致。那武大、武二弟兄，自再吃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便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裏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

松勸哥哥。嫂嫂吃酒。那婦人只顧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五巡，武松討個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個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待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道：『離家犬不入。』」那婦人被武松說了這一遍，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個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

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

裝載車子上；點兩個精壯士兵。縣衙自撥兩個心腹伴當，都分付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扎起來，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縣，取路望東京去了。

\* \* \* \* \*

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了去，整整的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繇他自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個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便歸；一脚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家裏坐地。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躁，指着武大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會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着喪門關了！也須吃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鳥嘴，也不怕別人笑恥！』武大道：『繇他們笑話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呸！濁物！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繇他。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語！』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裏，便關了門。

那婦人也和他鬧了幾場，向後閑慣了，不以爲事。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先自去收了簾兒，關上大門。武大見了，自心裏也喜，尋思道：『恁地時却好。』

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暖。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婦人慣了，首先向門前來叉那簾子。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個人從簾子邊走過，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意思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却是一個妖嬈的婦人，先自酥了

了殘人官手失家奴說人婦



半邊，那怒氣直鑽過「爪哇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這婦人見不相怪，便又手深深地道個萬福，說道：『奴家一時失手，官人疼了？』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禮道：『不妨事。娘子閃了手？却在這間壁的王婆，正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看見了，笑道：『兀誰教大官人打這屋簷邊過，打得正好！』那人笑道：『這是小人不是，衝撞娘子，休怪。』那婦人也笑道：『官人恕奴些個。』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個肥喏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眼都只在這婦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頭，自搖搖擺擺踏着八字腳去了。這婦人自收了簾子，又竿入去，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

你道那大姓甚名？那裏居住？原來只是陽穀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前開着生藥鋪；從小也是一個奸詐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事過錢，排陷官吏，因此滿縣人都饒讓他些個。那人覆姓西門，單諱一個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喚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

### 西門大官人。

不多時，只見那西門慶一轉，踅入王婆茶坊裏來，去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個大肥喏！』西門慶也笑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問壁這個雌兒，是誰的老小？』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非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擔子李二哥的老婆？』王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剝是一雙。』西門慶道：『倒敢是花吃肺陸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的時，又是好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

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

駿馬却駛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月老偏生要是這配合！』西門慶道：

王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王婆道：『不多，繇他歇些時却算。』西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王婆道：『說不得，跟一個客人淮上去，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叫他跟我？』王婆笑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十分之好。』西門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再說了幾句閒話，相謝起身去了。

約莫未及半個時辰，又踅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王婆做了一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西門慶慢慢地吃了，盞托放在桌上。西門慶道：『王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一個在屋裏？』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

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吃得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得人。見今也討幾個身邊人在家裏，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不妨。——就是回頭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八十三歲。』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要扯着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起身去。

看看天色黑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如何？』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點一盞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吃。坐個一歇，起身道：『乾娘記了賬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

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五十個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賬目。」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寫在賬上。」西門慶笑了去。  
王婆只在茶局子裏張時，冷眼睃見西門慶又在門前踅過東去，又看一看；走過西來，又睃一睃；走了七八遍，逕踅入茶房裏來。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幾時不見面！」西門慶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來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婆子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願放着。」婆子暗暗地歡喜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來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吃個寬煎葉兒茶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麼難猜？自古道，『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躊躇作怪的事，都猜得着！」  
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猜得時，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來。你這兩日脚步緊，趕趁

『西門慶又笑了去。當晚無事。』

次日清早，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門外時，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兩頭來往踅。王婆見了道：『這個刷子踅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廝會討縣裏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王婆開了門，正在茶局子裏生炭，整理茶鍋，西門慶一逕奔入茶房裏，來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裏坐了看。王婆只做不看見，只顧在茶局裏煽風爐子，不出來開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笑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便濃濃的點兩盞薑茶，將來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個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門慶也笑了一回，問道：『乾娘，間壁賣甚麼？』王婆道：『他家賣拖蒸河漏子、熱燙湯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和你說正經話，他家如法做得。

得頻，一定是記掛着隔壁那個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起來道：「乾娘，你端的智賽隋、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吃他那日又簾子時，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沒做個道理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的笑起來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專一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問道：「怎地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爲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我說得成時，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捱光的，兩個字最難，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驢兒大的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閑工夫。——這五件，喚作『潘驢鄧小閒』。五件俱全，此事便獲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會養得

好大龜；第三，我家裏也頗有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下；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的恁頻？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王婆道：「大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箇地不得。」西門慶說：「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釐，也有難成就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一件打攪。」西門慶道：「這個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的言語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却來商量！」西門慶便跪下道：「乾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則個！」王婆笑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條計，是個上着；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這個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却做

要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也不要來。第二日，他若說不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依前肯過我家做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不要來。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咳嗽爲號，你便在門前說道：「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裏來。若是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道我拖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裏應答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却說道：「難得這個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個施主，一個出錢的一個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央，難得這個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他抽身便走時，不成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是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了銀子，臨出門對他道：「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我也難道阻擋他？此事

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便買一疋白綾，一疋藍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我却走將過去，問他討茶吃，却與這雌兒說道：「有個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歷頭，央及娘子與老身，揀個好日，去請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不睬我時，這事便休了。他若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說：「將來我家裏做，」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來做，就替你裁。」此光便有二分了。若是肯來我家裏做時，却



西門慶道下跪並你娘作成我則個

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這事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等我買得東西來，擺在桌子上，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吃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人壞鈔。」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吃時，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若是他只口裏說要去，却不動身，這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裏面。他若焦躁，跑了歸去，此事便休了。他若繇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分了。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裏，着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却不可躁暴，便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隻筋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筋，將手去他腳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若是他不做聲時，這是十分光了！這時節！——這時節！——十分事都成了！——這條計策如何？西門慶聽罷大笑道：「雖然上不得凌煙閣，端的好計！」王婆道：「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西門慶道：「難得一片

橘皮吃，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回報。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絹、紬疋并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紬絹舖裏，買了綾、紬、絹、緞，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裏叫個伴當取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逕送入茶坊裏。

王婆接了這物，分付伴當回去，自踅來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裏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懶去走的。」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日曆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個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預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難得近處一個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與我一套衣料——綾、紬、絹、緞——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餘，不能設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着如今閏月，趁這兩日要做，被那裁縫勒摺，只推生活忙，

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苦！」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這話，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來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頭叫人揀個黃道好日，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個黃道吉日，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不記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正要黃道日好；何用別選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大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乾娘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個；又怕家裏沒人看門前。』那婦人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復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

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裏乾淨了，買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裏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打當了擔兒，自出去賣炊餅。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裏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地點道茶，撒上些出自白松子、胡桃肉，遞與那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將出那綾、紬、絹、緞來。婦人將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便縫起來。婆子看了，口裏不住聲價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個不曾見這般好針線！』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恰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擔兒進門；那婦人拽開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裏來，看見老婆面色微紅，便問道：『你那裏吃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隔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啊呀！不要吃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直得攬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帶了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嘗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休要失了

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廝見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卽點盞茶來，兩個吃了。那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這一日，裹了頂新頭巾，又穿了一套整整齊齊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逕投這紫石街來，到得茶房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却原來是施主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入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裏，對着那婦人道：『這個便是那施主——與老身那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那婦人，便唱個喏。那婦人慌忙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却指着這婦人對西門慶道：『難得官人與老身做成了。真個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實難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問王

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你便只是拿了家來，做了還他。』那婦人聽了，當晚無話。

且說王婆設計已定，賺潘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踅過來相請，去到他房裏，取出生活，一面縫將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吃了，不在話下。看日中，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裏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裏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還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聽了，連聲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權且收下。』那婆子生怕打脫了這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果子來，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繇你十八分精細，被人小意兒過，縱十個，九個着了道兒！再說王婆安排了點心，請那婦人吃了酒食，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

話休絮繁。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來叫道：『娘子，



慶門西獎誇子婆線針縫頭低人婦

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貫錢財，開着個生藥舖在縣前。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西門慶看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王婆便去點兩盞茶，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這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個。」吃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西門慶心裏瞧科，已知有五分了。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時，老

婆道：「乾娘不敢問……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的笑道：「便是隔壁的武大郎的婆子。前日叉竿打得不痛，大官人便忘了。」那婦人臉便紅紅的道：「那日奴家偶然失手，官人休要記懷。」西門慶道：「說那裏話？」王婆便接口道：「這位大官人，一生和氣，從來不會記恨，極是好人！」西門慶道：「前日小人不認得，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一個養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人；又會賺錢，又且好性格，真個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得這個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隨！」那婦人應道：「他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着擂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婦人對面。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個官人麼？」那婦人道：「奴不認的。」婆子道：「這個大官人，是這本縣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

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西門慶拿起筯來道：「乾娘，替我勸娘子請些個。」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燙酒來。西門慶道：「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那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三歲。」西門慶道：「小人癡長五歲。」那娘人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走進來道：「好個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黹，諸子百家皆通。」西門慶道：「却是那裏去討武大郎好生有福！」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裏枉有許多，那裏討一個趕得上這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會招得一個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西門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時，却不怎地家無主，屋倒堅！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那婦人問道：「官人怎地時，歿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件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歿了，已得三年，家裏的事，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毆氣！」那婆子道：「大官人，休

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裏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裏說，又不動身；王婆將了銀子要去，那婦人又不起身。婆子便出門，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婦人道：「乾娘免了。」却亦是不動身。也是姻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那廝，一雙眼只看着那婦人；這婆娘一雙眼，也偷睃西門慶，見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些見成的肥鵝、熟肉、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菓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裏桌子上。那婦人看着道：「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當。」依舊原不動身。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饌都擺在桌子上，三人坐定，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笑道：「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

怪老身直言：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西門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有娘子這表人物！』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歧人，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嬌却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見今取在家裏。若是他似娘子的，自冊正了他多時。』王婆道：『若有娘子般中得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歿了；我自主張，誰敢道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那裏有中得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了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西門慶和這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道：『我手帕裏有五兩來碎銀子，一發撒在你處，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

『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睃這粉頭時，有了酒落肚，閑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却不起身。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取瓶兒酒來，坐了。』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裏，便斟酒來勸那婦人，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把那雙筋拂落地下。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筋正落在婦人腳邊。西門慶連忙蹲身下去拾，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腳兒，正趨在筋邊。西門慶且不拾筋，便去那婦人繡花鞋兒上揀一把。那婦人便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唣，你真個要勾搭我？』西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人！』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當時兩個就王婆房裏脫衣解帶，無所不至。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是王婆推開房門入來，怒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叫你來偷漢子！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出去首！』回

○四  
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嬌却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見今取在家裏。若是他似娘子的，自冊正了他多時。』王婆道：『若有娘子般中得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歿了；我自主張，誰敢道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那裏有中得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了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西門慶和這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道：『我手帕裏有五兩來碎銀子，一發撒在你處，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睃這粉頭時，有了酒落肚，閑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却不起身。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取瓶兒酒來，

身便走。那婦人扯住裙兒道：『乾娘饒恕個！』西門慶道：『乾娘低聲！』王婆笑道：『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那婦人道：『休說一件，就是十件奴也依！』王婆道：『你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是有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那婦人道：『只依着乾娘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多說，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吃幾杯酒，已是下午的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廝將歸了，』奴自回去，便踅過後門歸家，先去了籬子，武大恰好進門。

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便取一錠銀送來與你，所許之物，豈敢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專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不在話下。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踅過王婆家裏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知得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

\* \* \*

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鄆哥；家中止有一個老爹。那小廝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時常得西門慶賚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來遶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要尋他，我教你一處去尋。』鄆哥道：『聒噪何叔，叫我去尋得他見，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的道：『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裏坐地，這早晚多定正在那裏。你小孩子家，只顧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走來，逕奔入茶坊裏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績織。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

拜揖。』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個，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個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婆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裏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道：『含鳥猢猻！我屋裏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不要獨自吃呵！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猢猻！也來老娘屋裏放屁！』鄆哥叫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泊六！」』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栗暴，鄆哥叫道：『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猢猻！高做聲，大耳刮子打你出去！』鄆哥道：『老咬蟲！他……不做出來不信！』



梨拾哥 鄆罵大子婆

『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那王婆茶坊裏罵道：『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

鄆哥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幾時不見你，怎

『我前日要糴些麥稃，一地裏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麥稃，怎地棧得肥臃臃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他左邊地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小主人，請我吃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個小酒店裏，歇了擔兒，拿了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盞酒，請鄆哥吃。那小廝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己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

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脰脰。」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脰脰？」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鉤子，一地裏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裏，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裏行走。」我指望去摸三十錢使，叵耐那王婆老豬狗，不放我去房裏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個這有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廝兩個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個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何如？」鄆哥道：「你老大一個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恁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三人須也有個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個。若捉他不着，乾吃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

妙義松武

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裏去罵道：『老豬狗！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我？』時，就把王婆腰裏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兒跌倒，却得壁子礙着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撩起衣

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彀他出去了，便踅過王婆房裏來等西門慶。

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手裏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些個，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得籃兒撇出來，你便奔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下，不在話下。

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老猪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露一些嘴臉，只作每日一般。明朝，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便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來打我，我便將籃兒丟出街來，你便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奔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個炊餅，自去了。

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裏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裏，做手腳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裏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裏推得開？口裏只得叫得「做得好事！」那婦人頂住着門，慌做一團，口裏便說道：「閒常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個紙虎，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



西門慶右脚正中大武心窝起飛脚右中正武大心窝

幾句言語，提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拔開門，叫聲「不要打！」武大却待要打他，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裏，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裏一直走了。鄆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撒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蠟黃，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來救得甦醒，兩兩上下肩攏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無事。

\* \* \*

\* \* \*

\* \* \*

\* \* \*

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在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穀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豔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睬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你姦！你到挑撥姦夫踢我心頭，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須

要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看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却踅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冰窖子裏，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和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腳！』西門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敎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裏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裏，却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却敎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蹤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繇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個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只怕罪過！——罷罷罷！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是好哩。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快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敎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便去貪個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敎你下藥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敎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喫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

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轉時，必然腸胃迸裂，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預先燒了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材裏，扛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個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相幫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

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把與那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却踅將歸來，到樓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了，喫這廝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腳！我問得一處好藥，我要去買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亦不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却教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

武大看了，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敎你半夜裏喫。喫了倒頭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個，半夜裏調來我喫。』那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服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裏點上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裏，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裏，却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喫。』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武大右手上，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喫！』那婦人道：『只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喫？』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喫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那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敎我與你

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武大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撤在



灌便藥把大武起扶人婦

裏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屍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尋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便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一歇，却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個何須得你說？」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坊上團頭何九叔，他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西門慶道：「這個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誤。」西門慶去了。

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點起

一盞隨身燈，鄰舍坊廂都來弔問。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害心癆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殼好，不<sup>幸</sup>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不敢去問他，只是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的自要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個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個火家來整頓。

\* \* \* \*

且說何九叔到已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個。」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對官人一處泄漏，改日別有報効。」分付罷，一直去了。

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蹺。』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個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嫂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淚眼道：『說不可！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兒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裏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却討着這個老婆，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神水眼定睛看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無光。王婆便道：『這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甦醒，王婆道：『且扶

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個火家又尋扇舊門，一逕擡何九叔到家裏，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閒常曾不知中惡！』坐在床邊啼哭。何九叔覲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迎見縣前開藥鋪的西門慶，請我去喫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個。』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一個不良的人，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到那裏揭起千秋旛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沒人作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撩蜂剔蠍？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個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鄒哥，去紫石街幫武大捉姦，鬧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二歸來出殮，這個

便沒甚麼皂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化時，必有蹊蹮；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個老大證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隨卽叫火家吩咐：『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要停當。若與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喪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日便出殯，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的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

且說王婆一力攢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日早衆火家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叫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裏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沒事了。』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大



頭骨揀收叔九何材棺化燒

郎一扇籠子母炊餅，不曾還得錢；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把紙錢燒了，就攢掇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叔攢掇，回家一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裏去，相待衆隣舍街坊小人自替你炤顧。」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夾去，揀兩塊骨頭拿去澈骨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齋堂裏和閑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澈在池子裏，衆隣舍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

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襪，戴上個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喫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的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

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又寫「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個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了。』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藥，聽得武松叫一聲，驚的屁滾尿流，一直奔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妝艷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藥。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鬚兒，脫去了紅裙繡襖，旋穿上孝裙孝衫，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證候？喫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你哥哥自從

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做一個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裏。

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櫬子前面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經幡錢槧，金銀錠采繪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沒人礙眼，任意停眠整宿。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厮是個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

＊

＊

＊

＊

嘗言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閒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過了兩個月。去時殘冬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裏

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是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讐！」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哭得那兩邊隣舍，無不悽惶。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飯酒餚和士兵喫了，討兩條席子，叫士兵中門傍邊睡。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自睡。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看那士兵時，齁齁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爬將起來，看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武松嘆了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盤旋昏暗，燈都遮黑了，壁上紙錢亂飛。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竖；定睛看時，只見個人從靈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聽不仔細，却待向前來再看時，並沒有冷氣，亦不見人，自家便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士兵，却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放

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喫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武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我又是個沒脚蟹，不是這個乾娘，隣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裏？」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裏來，開了鎖，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便叫士兵打了一條麻繩，繫在腰裏，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一個士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餚。到兩個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



見證大是這說兒袋出取叔九何

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裏有句閒話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會與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何九叔見他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并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杯，只

天色漸白了，士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  
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  
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癆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喫？』那婦人  
道：『見有藥帖在這裏。』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  
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那婦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  
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裏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士兵，走到紫石  
街巷口，問士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  
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士兵引武松  
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士兵去了，武松却推開門來，叫聲『何九叔  
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歸了，嚇得手忙腳亂，頭巾也戴不迭，急

在心裏不題，等天明却又理會。」

見武松揭起衣裳，颶地掣出一把尖刀來，插在棹子上。量酒的驚得呆了，那裏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吐氣。武松捲起雙袖，握着尖刀，指何九叔道：『小子齷齪，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哥哥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有半句兒差，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閒言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一雙手按住脰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個袋兒，放在桌子上道：『都頭息怒。這個袋兒，便是一個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并然不知前後因由，忽於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那人是個刁

徒，不容小人不接。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簾，只見七竈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婆子已自道是害心癆病死了；因此小人不敢聲張，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聞聽得說來，有個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大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個人時，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刀，藏了骨頭銀子，算還酒錢，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裏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個柳籠栲栳在手裏，籠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認得！你兩個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廝，

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你把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便陪侍他喫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個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得一籃兒雪梨，要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鉤子，一掛裏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裏。』我聽得了這話，一逕奔去尋他，叵耐王婆老豬狗攔住，不放我入屋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豬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又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

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廝，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喫他苦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擔兒等着。只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裏。被我罵那老豬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喫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一頭頂住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喫他兩個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廝，開了房門，奔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武松問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喫了，還了飯錢，三個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

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證見，要相公作主則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雖是個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卽行。」武松懷裏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十兩銀子，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裏。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

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教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日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

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蹤，——五件俱全，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留在房裏相等一等，我去便來也。』

武松自帶了三兩個士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個士兵買了個豬首，一隻鵝，一隻雞，一擔酒，和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裏。約莫也是巳牌時候，帶了個士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膽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婦人慢慢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衆鄰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衆鄰。』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士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的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

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個士兵後面燙酒；兩個士兵門前安排桌凳；又有兩個，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個道理。先備一杯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門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個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舖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敎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舖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鄰都在那裏了。』不繇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那對門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尷尬，那裏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

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餠饅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說話？』武松道：『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喫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會有些禮數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喫酒？』武松道：『不成微敬，便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來都有士兵前後把着門，都是監禁的一般。武松請到四家鄰舍，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士兵把前後門關了。那後面士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喏，說道：『衆高鄰休怪小人麤鄙，胡亂請些個。』衆鄰舍道：『小人們都不會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意思，衆高鄰休得笑話則個。』士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些個。』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頭十五個弔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喫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

『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士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喫了七杯酒過，衆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席。只見武松喝叫士兵，且收拾過了杯盤，少間再喫。武松抹桌子，衆鄰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鄰在這裏，中間那位高鄰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颶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拇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鄰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個證見。』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鄰舍，驚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斬覷，不敢高聲。武松道：『高鄰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龐齒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讐報讐！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鄰做個證見。若有一位先走了，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敎他先喫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鄰舍都目瞪口呆，再不敢動。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的老豬狗！聽着我的哥哥這個性命，都在你身上。慢慢的却

『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士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喫了七杯酒過，衆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席。只見武松喝叫士兵，且收拾過了杯盤，少間再喫。武松抹桌子，衆鄰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鄰在這裏，中間那位高鄰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颶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拇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鄰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個證見。』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鄰舍，驚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斬覷，不敢高聲。武松道：『高鄰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龐齒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讐報讐！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鄰做個證見。若有一位先走了，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敎他先喫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鄰舍都目瞪口呆，再不敢動。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的老豬狗！聽着我的哥哥這個性命，都在你身上。慢慢的却

不遠今日——兄弟與你報讐雪恨！」叫士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腳踏住他兩隻脰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裏銜着刀，雙手去挖開胸脯，摳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脰察一刀，硬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鄰舍，眼都花了，只掩了臉，看他忒兇，又不敢勸，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士兵去樓上取下一牀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揩了刀，插在鞘裏，洗了手，唱個喏道：『有勞高鄰，甚是休怪。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鄰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士兵，也教押王婆子上樓去。關了樓門，着兩個士兵在樓下看守。



前靈在供職五肝心人婦出搘松武

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日放籠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設計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撥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叫他說一句，却叫胡正卿寫一句。王婆道：「咬蟲！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寫在上面。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也畫了字。叫士兵解胳膊來，背接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裏。叫士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牀子前，拖過那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老狗也跪在靈前，洒淚道：「哥哥靈魂！」

慌了脚手也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腳來。武松只顧奔入去，見他腳起，略閃一閃，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方心窩裏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招一招，招着武松心窩裏打來，却被武松略躲個過，就勢裏從脅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胛只一提，右手早摃住西門慶左腳，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冤魂纏定，二者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神力，只見頭在下，腳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跌得個「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喫了一驚。武松伸手下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窗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看這西門慶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在一處，提在手裏，把着那口刀，一直奔回紫石街來，叫士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又灑淚道：「哥哥靈魂不遠，早昇天界，兄弟與你報讐，殺了姦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士兵樓上請高鄰下來，

要死却是要活』主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你若要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主管道：『却纔和一個相識——去——去——獅子橋下大酒店上——喫——』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那主管驚得半晌移脚不動，自去了。

且說武松逕奔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喫酒？』酒保道：『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喫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窗眼裏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淋淋的滾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去，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攢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喫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腳跨上窗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裏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托地已跳在桌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個財主官人，跳在桌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個財主官人，

說。四家鄰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仵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監在門房裏。

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漢，又想他上京去走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



武松告訴縣廳

話，對你們高鄰說，須去不得！』那四家鄰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

武松對四家鄰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讐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鄰。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牀子，就今燒化了。家中但有些物件，一應望煩四位高鄰與小人變賣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實證一證。』隨卽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鄰收貯變賣；卻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到縣裏來。此時閑動了一個陽穀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卽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鄰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訴一遍。知縣叫那令吏，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

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亡。」讀欵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是個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士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士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鬨動了衙門口。

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卽陞廳。那陳府尹是個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

司監死囚牢裏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細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牢裏，自有幾個士兵送飯。

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仗義的烈漢，時差人看覲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陳府尹把這招稿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個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毒藥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讐，鬪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卽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卽行移拘到

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犯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觀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送送孟州牢城。其餘一千人犯，遵省諭發落，各放回家。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繇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字：『剛！』上坐下，下擡破鼓響，碎鑼鳴；犯繇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朶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喫了一副話裏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剛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將變買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個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

(完)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 白話尺牘

名人白話尺牘 二冊 七角半

適學生用 白話書信範本 一冊 四角

商界白話尺牘 二冊 四角

白話女子尺牘 一冊 三角半

白話女界尺牘 二冊 三角半

平民尺牘新範 一冊 三角

各省中華書局發售

# 北京便覽

大本一厚冊  
袖珍本一冊

一元八角  
三 角

北京區域遼闊初至者采風問俗多感困難是書依最近調查舉凡衙署商肆勝跡風俗習尚食宿遊覽等類靡不博采兼收並附車馬價目各種物價地名表及銅版精圖十幅旅行得此一目了然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明八 42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發行

小標  
說點  
片繪圖  
錦

〔全一冊 定價二角〕  
武松殺嫂

編校者 陸 衣 言

印 刷 行 者 兼

發 行 所

文 明 書 局  
上 海 南 京 路

有 著  
作 權  
必 究  
翻 印

分 售 處 各省中華書局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6401793846